

國際漢學研究趨勢

鄭清茂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上冊

國際漢學研究趨勢

鄭清茂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上冊

計畫名稱：華文文學與漢學發展趨勢與經典化

研究計畫編號：101T919-6

補助單位：國立東華大學

出版單位：華藝學術出版社

國際漢學研究趨勢：鄭清茂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林文月等作，-- 初版，-- 花蓮縣壽豐鄉：東華大學出版；
新北市：華藝學術發行，2013. 03 冊：公分
ISBN 978-986-03-6332-6（上冊：平裝），-- ISBN 978-986-03-6333-3（下冊：平裝）
1. 漢學 2. 學術研究 3. 文集

030.7

102004888

國際漢學研究趨勢：鄭清茂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上冊

主 編／許又方

作 者／林文月、莊信正、蔡宗齊、陳婧、謝明勳、魏淑珠、廖肇亨、朱秋而、
Theodore W. Adorno、彭錦堂、郝譽翔、蕭義玲、吳冠宏、須文蔚、
顏訥、程克雅、許又方、張谷良、簡齊儒

責任編輯／陳水福、謝佳珊

美術編輯／薛耀東

版面編排／黃淑真

發行人／陳建安

經 理／范雅竹

發行業務／楊子朋

法律顧問／立暘法律事務所 歐宇倫律師

出 版／國立東華大學

地址：974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 1 號

電話：(03) 863-5262 傳真：(03) 863-5260

服務信箱：sl@mail.ndhu.edu.tw

華藝學術出版社（Airiti Press Inc.）

地址：23452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 80 號 18 樓

電話：(02) 2926-6006

傳真：(02) 2231-7711

服務信箱：press@airiti.com

發 行／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戶名（郵政／銀行）：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帳號：50027465

銀行匯款帳號：045039022102（國泰世華銀行 中和分行）

ISBN / 978-986-03-6332-6

出版日期／2013 年 03 月初版

定 價／新台幣 400 元

祝賀老同學的生日禮物

／林文月

1952 年之秋某日，從嘉義縣民雄鄉牛斗山來台北，在省立師範學院（今之師範大學）辦好新生入學註冊的鄭清茂，走出校門於和平東路等公車時，忽有人在背後喊他的名字。回頭看，原來是從前在南部讀斗六中學時教他英文的龍庭傑老師。龍老師遷居臺北教書，師生二人巧遇，略為寒暄後，得知清茂同時也考取了臺大中文系，因恐務農的家庭負擔不起日後四年的學雜費和生活費，不得不放棄臺大而選擇公費的師院。從他們談話的地方一拐進巷內的溫州街一帶，是臺大教員的宿舍區域，當時的中文系主任臺靜農教授便住附近；而臺先生也是龍老師從前讀四川白沙女師院時代的師長。龍老師便帶着清茂拜訪臺先生。當年的生活習俗不甚講究繁文縟節，沒有任何事先的約定，適巧臺先生在家，清茂便和他的高中老師第一次見到了當時的中文系主任。此次的會見，改變了清茂日後的生活。

那時候，大學入學考試尚未施行「聯考制度」，每一所大學各自辦理招生考試；考生需逐一投考某校某系，每人只能有一個志願；錄取則錄取，不取則不取，沒有所謂「第二志願」。清茂報考了臺大中文系和師院教育系，兩校皆錄取。他雖然一直嚮往着臺大中文系的優良傳統和美好環境，但農家子弟出身的他，幾經考慮後，選擇了有公費補助的師院教育系。

臺先生見自南部鄉村北上的青年鄭清茂，樸素好學，却由於家境窘困而不得不放棄就讀臺大的機會，十分惋惜，遂建議他不妨先辦理入學手續，至於學費和生活費的問題，「可以申請做工讀生，免學費，住學校宿舍，好像也可不必付錢。」「就來讀臺大吧！」與臺先生初次會見的那個下午，長者輕鬆的幾句話，竟改變了清茂的命運。

至於我自己讀臺大中文系，也不完全單純，而是有一些曲折變化的。從小喜歡文學和藝術的我，讀中學時期無法在考大學時選擇哪一方面，便同時報考了臺大中文系和師院美術系。結果也兩校都錄取；本來想選藝行系的我，去請教中學教美術的老師楊蒙中先生的意見，楊老師卻說：「去讀臺大吧。學藝術，像我這樣教中學，除了你也沒有別的學生肯認真學，有什麼好？把藝術當做一輩子的愛好吧。」杭州藝專出身的楊老師有些抑鬱的勸我。中文系也不是我的第一志願，當初在考生志願表上用鋼筆填寫的，其實是「外文系」，看到班上同學幾乎每個人填寫的都是「外文系」，一時興起不想「隨俗」的叛逆心理，遂用刀片刮去表格上的「外」字，改為「中」字；於是放榜時，我的名字就出現在中文系的錄取者間。這樣的結果，就連我的父母都十分訝異。

次年開學辦理註冊時，我到系主任辦公室，請求臺先生在申請轉讀外文系的表格上簽字。臺主任看了看我過去一年的成績單，問我：「念的好好的，為什麼要轉系？」我紅着臉無以為答。臺先生把申請表格退還給我，只簡單的說：「不要轉系

了。」這一句話，極簡單，竟是決定我以後生涯的重要的話。就像前一年他對鄭清茂說「來讀臺大吧」，臺先生講話總是十分簡單扼要而令人不由不信服的。

清茂和我就因為得到系主任臺靜農教授先後這兩句話的提攜與鼓勵，在臺大中文系安心留下來讀書；不僅安心讀完四年中文系的大學部，其後又考入研究所，繼續讀了三年，因此我們同窗達七年之久。當年投考中文系的學生不多，放榜時錄取者不到十人，其後加上僑生和寄讀生，也不過十餘人。整個的中文系像似大家庭，師生間很親近，我們常常不定期的個別或三兩結伴去拜訪師長，從教室到客廳、到書房，請益學問，乃至聽師長談天話往事。偶爾舉辦的郊遊，也每每有系主任和教我們課的老師參與。記憶中，除了臺靜農先生外，鄭因百先生、王叔岷先生、戴君仁先生、屈萬里先生都曾經和我們出遊過陽明山、圓通寺、碧潭等等臺北近郊各地。至今，在我們的相簿上所保留泛黃的照片上，仍清晰可見當時正值壯年的師長們的身影。

在 1952 年的班上，只有清茂與我是臺灣籍學生，我們兩個也是首次投考中文系而被錄取的臺籍學生。與其他同學所不同之處在於我們在小學五年級之前，是法律上隸屬於日本公民的；小學最後的一年臺灣光復，我們才開始從頭學習中文。雖然考取臺大中文系，證明了中學六年之間我們所努力的結果，但究竟有些幼小時期理當自然形成的文化基礎，是有別於其他同學的。譬如當別人在背誦「三字經」、「千字文」時，清茂和

我却在唸着「伊呂波歌」(日本平安朝弘法大師「いろは歌」)。不過，也因此而使我們二人多具備了另一種語言能力。在學習中國文學，乃至於研讀有些中國文史方面的領域時，得藉以閱讀日本漢學家的著作，多一種參考的方向。

就因為鄭清茂與我在生長過程中經歷了這樣的歷史變化，而在考大學之前的中學時代接受六年的中文教育，和其前小學五年的日文教育，使我們二人能夠在相當程度上得以掌握中、日兩種語文。以優秀的成績考入臺大後，清茂果然成為工讀生，得到校方的補貼，免學費、免繳住宿費；但他想完全不靠家裡為他的生活雜用操心，臺先生也果然為他介紹了在中文系任教的臺籍教授洪炎秋先生、和黃得時先生，再輾轉認識了文教界的謝東閔，和游彌堅先生等熱心人士。他們為北上求學的青年鄭清茂提供了一些文書工作，包括翻譯日文書籍為中文等等，比較長期性有收入而不影響學業的工作。這其間包括了當時「東方出版社」為少年讀物而設計的兩大套書：「世界偉人傳記」及「世界文學名著」，有系統計劃的邀約適當人士撰述中外人物的傳記，或介紹古今各國的文學作品。清茂所具有的條件正合乎此項工作，所以當然成為「東方出版社」力邀的對象；而在那個計劃下的書本頗多，大概是在清茂的推薦之下，我也得以參與其工作。那些書籍，大部分是由日本人以深入淺出筆調寫成適合少年人閱讀，故而改寫容易，不必太費精神，對於我們二人而言，利用課餘時間譯著，可說綽有餘裕。我在兩年多時間裡，寫成五、六本書，其中《基督山恩仇記》的前面幾頁是

由清茂執筆，後因他需服兵役，遂由我續成。那些書是用「國語日報」的附注音符號字體印出，在兒童及青少年讀物較缺乏的年代，誠可謂貢獻良多；直到今日仍有其重要性。臺灣四十歲以上的人，在成長過程裡幾乎都有閱讀其中一些書的經驗的。

對我個人而言，從大學部到讀研究所的那幾年為「東方出版社」譯書，成為其後斷續翻譯日本文學的一種基礎；或許對於鄭清茂也是如此。從他在中文系選課的表現，可見其求知慾之廣與涉獵之深；他選讀的課至少有三門是只有他一個學生的，包括董作賓先生所授「甲骨文」，及另一位董同龢先生所開的語言學課。董同龢先生以嚴格著稱，同學們多不敢選他的課，只清茂有勇氣獨對。當時文學院內，中文系和外文系的風格略有分別：外文系學生頗多創作人材，也往往能得師長的鼓勵，他們至今仍為臺灣文壇的重要人物；而中文系彷彿有一種默契，只有學術研究才是學問，而且比較偏重古典文學，白話文學的課在我們做學生的時代是沒有設置的。這種情形在那些年代的出版物《文學雜誌》、《現代文學》、《純文學》裡也能夠反映出來。外文系的師生多有創作、翻譯和新文學理論的發表介紹；至於中文系師生也不乏有文章刊載，但幾乎都是研究古典文學的論文。此蓋與那個年代整個臺灣都籠罩在思想過敏的空氣中有關，學院內也不得不謹慎和設限，以免於危險惹禍。董先生聽說鄭清茂有時在報端寫文章和刊登譯文，曾經半開玩笑地警告他：「你不務正業。不好好做學問，竟在寫文章賺錢。以後上我的課，不管你考得多好，我只能給你最低的及格分數。」

果然，那門課清茂得到剛剛及格的低分數，恐怕是他求學生涯中絕無僅有的事情。然而老師言而有信，學生明知故犯，倒也未傷感情。

有一年，在研究所的選課表上，忽然出現董先生新開「西洋漢學名著選讀」。老師嚴格的風格，且那門課是需要直接閱讀英文原著的，大家望而生畏。註冊時，系主任臺先生看到久久無人選課，告訴清茂和我：「你們兩人選董先生的課吧。好不容易請他開的新課呢。」那門課果真只有我們二人選修，不過旁聽同學倒是每次總有三數人，因為旁聽生是無需考試，也不必參與討論和寫學期報告的。而那個小型班制，遂於董先生的第六研究室上課。我們各自買了一本 James R. Hightower 的 *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每次，由我們輪流就預定的範圍內講解或提問。董先生仔細聽取我們的報告，任我們自由發表意見，再予以批評修正，時或也有讚許之辭；令人感受到嚴格之中的包容和對學問的尊重。那一年裡，我看到了老師真實完整的一面，也在那課堂上學得了日後自己成為教師的一種典範。那實在是一種遠遠超過分數高低計較的非常可貴的東西。

中文研究所畢業後，我留校任教，並結婚。鄭清茂於服完兵役後，於北部女子大專教學短期，在那裡他遇見終身伴侶，嬌美多藝的馮秋鴻。其後，清茂申請到留美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新婚夫婦未幾而雙雙踏上旅途。同學們畢業後各奔前程，除了留校任教的三人以外，其餘的多數離開了臺北，而清茂是走得最遠的一位。當時聯繫的方式不比今日方便快捷，偶爾一

年通一封信，無事或者忙碌時，甚至三兩年才得信息，也是常態。但間中亦會有朋友來去，捎來各種老同學的訊息；甚至有時參加某些國際性會議，也會不經意的在海外驚喜相見。1972年在日本舉行的國際筆會上，清茂和我巧遇於京都。當時我已經準備要翻譯《源氏物語》，他得知後說：「很重要、很值得。我原本也想過要做這個工作的。既然你要做了，那就好好去做！」會議結束，各自回西東的前一日，我們互道珍重。我說：「那麼，我翻譯《源氏物語》，你翻譯《平家物語》吧。」那不是戲言，毋寧是一種任重道遠的互勉，隱隱之中，或許是緣自合作承譯「東方出版社」叢書時期而來的想法吧。

教學、研究、寫論文、譯註日本文學，和家務操作，現實的生活遠比想像要辛苦許多。身分的多向化，尤其家庭添增了兒女之後的忙碌，更是做任何事都在與時間競走的狀態裡。在那樣的狀態裡，竟也不知不覺中，從青年期過度到壯年期。回想當年自己考入大學時，我們所欽佩的師長們正值這樣的年紀，便不能不肅然起敬，自我惕勵。對鄭清茂和我而言，身為中文系的人，中文當然是我們教學、研究、寫論文的重要文字；但是因為多認得一種日文，翻譯的工作彷彿也成為「捨我其誰」的任務了。清茂曾經翻譯過日本漢學界泰斗吉川幸次郎教授的《元人雜劇》、《宋詩概論》等著作，甚得吉川先生本人的欣賞，指定為其漢學著述唯一的中文譯者，可見他中、日文造詣修養之深。

1996年夏，鄭清茂自美國麻州大學提前退休返臺，應聘為

新成立的東華大學中文系主任。在山擁水抱，風景絕美的花蓮，師生不多而朝夕相處的環境裡，整個中文系自自然然形成另一個大家庭似的氛圍，系主任遂贏得學生們暱稱為「爺爺」的綽號。花蓮的地理雖與他家鄉一望無垠的嘉南平原有別，但初創的校園空曠，秋季到來，遍地黃茅白穗，迎風搖曳，使這位「爺爺」想起日本「俳聖」松尾芭蕉的《奧之細道》所記述詠歌的景物文句來，遂積極收集相關資料，於二次退休之後，大隱於桃園日可居，開始譯出《奧之細道》。芭蕉的原文並不太長，但清茂的譯筆字斟句酌，不但能表現原文意境和趣味，並且以其治學的精神詳為之註解，「細道慢行」，於2010年出版了文學的、也是學術的譯著《奧之細道》。書名題簽，及譯文間附錄的二十一張毛筆漫畫，是詩、文、書、畫全能的另一位老同學莊因教授所作，圖文相得而益彰，更呈現了濃郁珍貴的友誼。

「細道慢行」，四個字，其實是我寫「讀鄭清茂譯《奧之細道》」短文的題目。認識這位同學多年，我深知他是非常博雅認真的人，許多事情都不會輕易為之，必要準備周全而後行。在那篇〈細道慢行〉的結尾，我寫着：「《細道》或許是通往《平家》的暖身運動途徑吧。」因為我已經看到清茂譯註《平家物語》的一些新稿。近來無論見面或通音信，話題總是繞着此事轉。在最近的一封電郵裡，他說：「《平家物語》已過十一卷半。老牛破車，居然也會向前進也。」說「老牛破車」，其實是「細道慢行」的謙稱；而我則又有幸先睹為快，享受到做為第一個讀者的欣喜。

明年二月，清茂將迎八十華誕，他最後任教的東華大學中文系，擬特為「爺爺」出版祝壽論文集，以示慶賀表敬意，囑我寫序文，謹承命回憶種種，以此文做為祝賀老同學的生日禮物耳。

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上冊目次

林文月

序 祝賀老同學的生日禮物	i
--------------------	---

莊信正

不寫之寫	001
------------	-----

蔡宗齊撰，陳靖譯

漢樂府的戲劇模式與敘事模式 ——民間與文人樂府之辨	017
------------------------------------	-----

謝明勳

韓國所見元代石塔「西遊」故事浮雕之重要性試論	075
------------------------------	-----

魏淑珠

王昭君的三種戲劇呈現： 時代因緣與藝術成就	095
--------------------------------	-----

廖肇亨

來讀天都未見書： 從官話課本看十八世紀琉球渡唐學生的中華體驗與知識結構	133
--	-----

朱秋而

《奧之細道：芭蕉之奧羽北陸行腳》細讀： 翻譯、新解與文化傳釋	167
---	-----

阿多諾 (Theodore W. Adorno) 著，彭錦堂譯

抒情詩與社會	187
--------------	-----

郝譽翔

幽黯國度 ——《大河盡頭》中記憶與現實的對話	217
---------------------------------	-----

編纂後記	235
------------	-----

不寫之寫

／莊信正 *

如其讚揚寫出來的有多麼好，不如讚揚

沒有寫出來的有多麼妙。

——《唐吉珂德》

1605 年第一版《唐吉珂德》第一部第 25 章桑丘潘沙的坐騎不知怎的失去踪影，直到第 46 章不知怎的卻又回來。同年增訂二版補敘原來這小毛驢被人偷走，失而復得；但復得之前各節內只刪除兩處桑丘騎驢的話，其他地方他仍然穩坐鞍上。第二部第 4 章總算把這漏洞進一步填充。故事的作者向讀者提出上面的「忠告」。

這也是本文的主題。在英文裡有種種不同的稱謂，最常見的是 off-stage scene（場外發生的事）；另有 untreated scene（沒有處理的場景），omitted scene（略去的場景），concealed scene（隱藏的場景）等。有一學者談莎士比亞時用了 unscene（非場景），¹ 則令人想起《紅樓夢》脂硯齋批評所說的「不寫之寫」。

* 曾任國立東華大學駐校作家（2005 年；2012 年）和英美文學系客座教授（2010 年）。

此文是根據 2012 年 6 月 12 日在文學院所作演講之提綱寫成。

¹ 見 Marjorie Garber, *Shakespeare After Al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文學作品處理場景和情節時不消說要有取捨，而取捨之間便顯出匠心或特色，而且往往用不寫的方式來寫。荷馬以精雕細鏤著稱，但《奧德修紀》大多數情節是發生後由當時在場者追憶的。我們主要從奧德修斯口裡知道他返國途中諸多驚險的過程。（這種間接的敘述短者寥寥數語，長者幾十頁。）索福克里斯《伊迪珀斯王》裡伊迪珀斯自殘和他母親兼妻子自殺都只用一兩句話；《埃涅阿斯紀》第二卷一百多行則全是這位英雄向蒂朵縷述特洛伊城陷前後他參戰和逃亡的經過。²

基督教《聖經》行文的一大特色是簡而不繁，隱而不露；講求弦外之音，言外之意。³ 這種風格偶爾會讓讀者感到困惑。

《舊約·創世紀》開頭上帝創造宇宙第一天就有了光，而第四天才有了太陽，那麼頭三天光是哪裡來的？以致在喬伊斯《尤利西斯》第三章被愛挑剔的第二男主角斯蒂芬抓住小辮子提出

2004), 505. 她為「莎士比亞常用的這個手法」所下定義是「場外發生而經人報告的生動情節。」

² 《埃涅阿斯紀》沒有脫稿。另外，許多古書散逸失落，支離破碎。比維吉爾史詩晚幾十年的《薩提利空》1664年才出比較完整的版本，只含141節；原書可能長達幾千頁。根據現存文本中的某些言辭能夠推想其前發生過的若干情節。

³ 參看 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 72-74; *The World of Biblical Litera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65-66.

質問。後來「上帝要試驗亞伯拉罕，就呼叫他說：亞伯拉罕！他說：我在這裡。」（《創世紀》，第二十二章第1節）德國名批評家奧爾巴赫指出這裡沒有告訴我們這兩個對話者是什麼背景，上帝來自何處，為什麼要試驗亞伯拉罕，等等。亞伯拉罕和兒子、僕人等上路，沿途的情形完全秘而不宣，僅僅說花了三天。「任何情節都沒有寫出來。」⁴《新約》四福音書有很多空白和漏洞；如耶穌的長相、他頭三十年的經歷和私人談吐等都存而未論。這種情況又以最早、最簡的《馬可福音》最甚。原因可能是下筆時（公元65年左右）彼得和保羅死去不久，當年與二人和耶穌相識者有的還健在，不同意時可以出面究詰，不能多加鋪張。最後的晚餐吃完，猶他未與耶穌和其他門徒同行。《馬克》說他偷偷去向大祭司密告耶穌的行止，他的故事在此嘎然而止。《馬太》卻有猶他同大祭司對話的詳細「記錄」。相傳馬太執筆時把《馬可》放在面前隨時參考，那麼這裡就有可能是他憑想像在《馬可》的簡、隱之外添醬加醋而成。同樣，《馬可》結尾耶穌死後有幾個女信徒去他墳墓，見一白衣少年；他向她們宣告耶穌已經升天，但會再降臨人間。她們卻大為驚恐，急急逃逸；事後也未對任何人提這一遭遇。該書至此——第十六章第8節——結束。然而現行各本都給加了十二節，與三部對觀福音書一樣續寫耶穌復活等情事。可以說「有始有終」

⁴ 見 Erich Auerbach,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tr. W. R. Tras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8-14, 23.

了，卻有專家認為有畫蛇添足之嫌，原先的「不結之結」才符合全篇的風格。《馬可》讀來容或令人感到簡略、隱曲乃至錯亂，純就敘事技巧而言倒正可能是作者的出發點。⁵

四福音書都說耶穌被捕時所有門徒為了自保全都逃之夭夭。《馬可》卻說在這當口有一身披麻布的少年跟隨在旁。捕者以為是耶穌忠貞的弟子，伸手抓他，他從麻布下赤身露體而遁。就這麼孤零零一個片段，沒有任何下文；另外三篇根本沒有這小插曲。因此不消說十分惹眼，幾百年來遂成為一個爭議焦點。眾說紛紜，姑舉幾例：

（1）原文殘缺不全。（最初在羅馬草成，彼得死後馬可去亞歷山大城，進行改寫，加了這個細節，而前後文未來得及交代。）

（2）純是據實記錄，絕不節外生枝。（少年可能住在附近，就寢後聽到外面人聲嘈雜；出於好奇，匆匆披衣而出，懵懵懂懂跟著看熱鬧。及至也要被捕，才清醒過來倉皇逃命，下落不明。）

（3）少年正由耶穌為他施洗。（通常在夜裡舉行。）

（4）少年當晚與耶穌同宿。（表示耶穌或許是同性戀。）

（5）少年實有所指。（有人推測就是上面那白衣少年和《馬可》先前提過的富家少爺。）

（6）攀附《舊約》，如《阿摩司》第二章第 16 節。（出發

⁵ 參看 Frank Kermode, *The Genesis of Secrecy: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rra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55-73.